

員人多口雜，而總統與國務院之間往往權責不分，此與艾森豪與杜勒斯時代相比，實有天淵之別。甘迺迪本人雖少年有爲，頗有攬轡澄清之大志，然而不僅經驗不足，且乏堅持到底之決心，每遇障礙即自反而縮。寮國問題及古巴問題均因此而虎頭蛇尾。尼克森說，甘迺迪言詞勇敢，而行動怯懦，殆非過論。

(三)世人對甘迺迪忽變初衷而與赫魯曉夫會於維也納，頗多疵議。然苟如甘氏所說，其動機在於親自打量赫魯曉夫這個人，自亦不能加以指摘。但甘氏打量赫魯曉夫以後，果將作何打算，他是否能因此而放棄其過去那一套幻想，却是值得重視的問題。在甘氏返國後對國會兩黨領袖之談話，及其向人民報告中，均似表現其極深之覺悟；但由其最近若干措施來看，則又依然並未放棄其和平之幻想，尤其對中共匪幫方面。因此吾人對今後世局之發展，必須更密切注意。

甘赫會議後美國對外政策動向之觀察

六月
廿一日

一 維也納會議的內幕真象

甘迺迪與赫魯曉夫於六月三日、四日，在奧京舉行兩日密談，事後發表聯合公報，就公報內容觀之，可謂極其空洞而毫無新的意義。其中可稱爲具有積極意義者，僅有：

(一)雙方重申對寮國的中立與獨立給予保證，而對寮國的停火亦再度認爲必要。

(四)維也納會談後之冷戰焦點，表面上無疑爲柏林問題。但赫魔雖對柏林欲得而後甘心，却未必即其真正所敢冒險之所在。美國與西方亦深知其然，故不管赫魔如何咆哮叫囂，似乎依然能够立定脚跟，一致表示斷然拒絕。同時西方對柏林問題仍表示願意重開和談，因爲如果可以在柏林以外使赫魔獲得某些代價，他依然或將懸崖勒馬，自動收場。因此柏林問題在表面上雖極緊張，然未必即爲雙方攤牌的地點。

(五)美國最近所擬進行之幾項與我國有關措施，不但影響我國地位，同時對整個自由世界反共前途亦有莫大損害，吾人除應堅決反對外，尤應盡忠告之道，最緊要而又最艱難者，莫如使美國當局明瞭今天與共產主義的鬥爭，不能以過去對抗帝德或法西斯主義之方式行之。換言之，單以門羅主義之消極政策不能達到最後勝利，尤其不能寄望於共產主義國家的互相火併或自行崩潰。

(二)雙方同意對兩國以及與兩國有關的世界問題，允諾保持接觸。

前一點不過是赫魔應重申早已同意的諾言，而後一點則只是表示今後將做開談判之門而已。再就後者言之，也許正是赫魔要和甘迺迪會晤的主要目標，因爲自去年五月間巴黎高層會議破壞後，美蘇關係久瀕決裂，十五屆聯大時，赫魔再度前往美國，即欲與艾森豪重行會面，因艾森豪斷然拒絕而失望歸去。甘迺迪當選後，赫魔

即大獻殷勤，其目的無非在求恢復兩國正常外交狀態。現在經維也納會議重啟談判之門，自然達到了赫魔的夙願。

但是甘迺迪此行是否毫無收穫呢？從雙方歧見的依然未變的情形看，甘氏是空入寶山的；然而照甘氏本人所說，他此行的目的，即在直接打暈赫魯曉夫這個人，同時把美國與西方的立場與決心當面告訴他，使其不要因估計錯誤而冒險。如果甘氏的動機如此，那麼，甘迺迪也已經達到了他的目的。此外，還有一點他不曾說明的，就是過去許多人都對甘迺迪能否得上和赫魯曉夫作對手，頗表懷疑，現在經過維也納會議之後，甘氏無疑的可以彌補這一缺點了。

這次維也納會議的經過，據新聞記者以及甘氏及其隨從的直接或間接報導，赫魔的態度是非常執拗的，極其頑強的。我們要了解東西冷戰的未來發展，似不能不加以追述。

(一)柏林問題：當甘、赫談到柏林問題時，赫魔不但毫無改變的餘地，反而把他準備好的備忘錄交與甘氏，這篇備忘錄的內容嗣經「塔斯社」予以全文公佈，其中不過把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蘇俄的哀的美敦書完全重申一遍。最近赫魯曉夫向蘇俄廣播時，復補充了時間上的限制，他說德國的問題（包括柏林）今年年底以前必須予以解決。據甘氏的報導，赫魔在兩日會議中，只有當他說到柏林好像喉嚨裏的痛癢必須予以割掉時，曾經拉高嗓子加以強調。由此可知赫魔對於柏林問題是何等的重視。

(二)寮國問題：據甘氏報導，當他提到寮國問題時，赫魔說：「什麼是寮國？」他並且說，寮國問題應由葛羅米柯和魯斯克去談，不必由兩國元首討論。赫魔又表示，他目前無意使寮國成爲共產政府，故同意使其成爲中立的政權而獲得解決，並表示願意幫助日內瓦十四國會議的進行。因此他們在公報中便正式重申其保證。

(三)古巴問題：他們會議中，原未正式提出古巴問題，但在涉及古巴時，赫魔說：「卡斯基並非共產黨。」又說：「他是不穩定的。」最妙的，他還對甘氏指摘道：「你在使他成爲一個好共產黨的一事上進行得很快。」同時赫魔說，美國人總是把他沒有參加的政變歸咎於他，西方不久將要失伊朗，可是他並不會參與其事。

(四)禁試核子與裁軍問題：他們談到禁試核子與裁軍問題時，赫魔顯然表示漠不關心的樣子，對於包括中共匪幫與其他國家可能產生此種核子武器時，他也不曾表示驚奇。要之，赫魔所堅持者就是「三頭」(Troika) 控制的一點，亦即是蘇俄必須具有最後否決權的地位（但最近赫魔又提出了使禁試核子與一般裁軍問題合併討論，益使問題陷於複雜）。

(五)聯合國問題：當赫魔提到聯合國時，他說聯合國祕書長哈瑪紹指揮的剛果行動是非中立的，而且也是以反對蘇俄利益而出發。對於聯合國他也堅持「三頭」制，他說蘇俄將永不再以其國家安全政策放在聯合國干涉地位之下。

(六)戰爭問題：他們原未談到戰爭問題，但偶然提到戰爭時，赫魔認爲戰爭有三種，第一種是核子戰爭，而核子戰爭他認爲永遠不會發生的。第二種是普通戰爭，他說：「我將在你們佈置一個師的地方，佈置五個師。」第三種是人民企圖推翻暴政的「聖戰」，他表示蘇俄將斷然支持這種戰爭。赫魔似乎又表示蘇俄沒有興趣在一條漫長的補給線的一端作戰。倘若美國要這樣做——顯然指在寮國——那是美國的事。

爲什麼赫魔不討論戰爭，也不注意禁試核子或裁軍問題呢？因爲赫魔相信歷史潮流是順他們的道路前進，而且落後地區也將跟着共產主義的前蹤而行，因此，他認爲美蘇之間實在沒有歧見可談，最後勝利總是屬他們一方的。

甘迺迪會問他，目前是否有一項問題可以接受談判或修正的，他說「沒有」。又問目前是否甚至沒有一個地區，蘇俄願與談判以表示其和平願望呢？赫魔的答案是：「僅在適合於我們的目標時始有之。」我們看甘迺迪返國後向美國人民報告時，其沉重憂抑的情緒，便充分的暴露了出來。有人說甘背疾復發，雖或導源於在加拿大植樹的影響，然而在維也納所受精神上的打擊，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 今後美國對外政策的可能動向

由於維也納會談給予甘迺迪以直接的教訓，到底美國今後將向什麼道路走呢？我們在目前因為資料不足，同時情況也尚在轉變之中，自難提出全盤的觀察，但是似乎可得到下述的跡象：

(一)美國的基本觀念不變，但方式必變：美國外交的基本原則，自十九世紀以來，即以門羅主義為根據，第一次大戰與第二次大戰雖使美國被迫參與世界政治舞台，但其基本的觀念則始終未變。等到共產主義征服全世界的野心暴露之後，美國始採取所謂「防堵政策」，此項政策最初僅用於地中海與西歐方面，迨韓戰爆發，乃逐漸移至遠東與沿鐵幕邊緣的非共產地區，卒致形成而為大包围政策。從基本精神上看，這不過是門羅主義的擴大，並未放棄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基本立場。杜勒斯時代，雖亦曾提出過所謂「解放政策」的口號，然而不久即自行束之高閣。甘迺迪上台後，在其致國會第一次咨文中，即可看出他不但沒有根本改變其傳統觀念的跡象，而其謀求與蘇俄達到和平共存的幻想則或有過於艾森豪時代。

現在甘迺迪應該已經體認蘇俄的野心與陰謀，明瞭所謂和平共存不過為赫魔的欺騙幌子，但是由於赫魔否定核子戰爭有發生之可

甘赫會議後美國對外政策動向之觀察

能，並且認為取得最後勝利亦無需戰爭，故甘迺迪雖不能再幻想真正的和平，然而依然認為全面性戰爭是可以避免的。不過由赫魔的口氣中既未否定普通戰爭，尤其強調落後地區的「民族解放戰爭」（此為去年十一月莫斯科八十一國共黨會議聲明所明白確定的），那麼，局部戰爭不僅有發生的可能，而且將是今後的家常便飯。所以美國對於這些可能發展的情況不能不加以準備，而要想阻止共產國家此種野心與陰謀，當然不能不在方式上加以必要的改變，以適應客觀的需要。

加強「防堵政策」的效力：我們看來，美國的第一步工作，恐怕還是在於加強防堵政策的效力。據「新聞週刊」（六月十九日期）的記載，最近有人問甘迺迪：「現在你已和赫魯曉夫談過了，今後將如何做呢？」甘氏極嚴肅的說：「讓我們看看地圖罷。從希臘開始，然後是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泰國與越南。以往對於這些國家的保證已經沒有什麼重要性了。舊時共產黨把軍隊跨越他國疆域的戰術已經被廢止了。新的戰術乃是用顛覆、滲透與怠工。」又問我們將怎樣去應付這些活動呢？甘氏簡單的說：由援助這些國家——以及非洲與拉丁美洲各國——使其成為強大民主的國家，同時準備應付任何緊急事變，以免其真正產生出來。

我想上述幾句話雖不足代表美國今後的全盤計劃，但至少可以證明他們勢必致力於加強「防堵政策」的效用。

(二)由「和平共存」轉而為「和平競存」：由赫魔口中可以知道一項重要的消息，就是他認為廣大的落後地區的人民將來都會跟着他們走。假定所有東南亞、中東、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如果真的都赤化了，試問天下大勢還有挽救的可能嗎？所以甘迺迪返國後特別強調援助落後地區的重要性。甘氏業已向國會提出八十八億美元的五年長期援外款項的要求，正是針對此項意義而來的。國會有許多

人對此項鉅額援款頗表懷疑，於是甘氏於六月十六日發表演說云：「我對於開支太多與太速的危險之關心，遠不及我對於開支太少與太遲的危險之關心。」這也許是他從維也納所得教訓的極好反應。

除了援助一般落後地區的開發而外，甘氏又曾提出過「和平工作團」、「進步聯盟」以及「和平糧食計劃」等方案，今後當然更得積極進行。因為甘氏今天較以前更明瞭，要想不被共產主義所擊潰，斷非搖尾乞憐所能有濟，必須能在落後的廣大地區去爭取他們的向心力，使其依照民主方式而達到現代化的目的，方能免於為共產侵略所吞噬。

(三) 禁試核子與裁軍問題：在維也納會議時，赫魔對於禁試核子與裁軍問題似乎都不關心，他只是堅持「三頭」制的要求，因此，甘氏返國後的報告中，特別指出「美國對禁試核子與停止軍備競賽的希望業已遭受重大打擊」。最近蘇俄復提議禁試核子武器應與一般裁軍問題合併討論。這表示赫魔決心要破壞日內瓦禁試核子會議的進行，於是甘氏迺於六月十七日正式答復蘇俄外長葛羅米柯，聲明不能接受蘇俄此項主張，並聲明如蘇俄提議，則禁試核子會議破裂的責任，應由蘇俄完全擔負。因此，除有關柏林的爭執外，這將是一個極重要的難題。

(四) 柏林問題的對策：赫魯曉夫在維也納面交甘迺迺的備忘錄，尚不過重彈前年的老調，美國與西方以為並不足重視。但到了六月十五日忽然向蘇俄人民電視演說：「在歐洲的和平解決必於今年底以內完成。」關於柏林問題，他說不管東西德國是否能互相簽約也不管有關國家是和蘇俄一起簽約，他一樣的照既定計劃而行。此項新恫嚇發出之後，美國國務卿魯斯克立刻表示：「總統與北約盟邦的態度（對柏林）業已屢次表示過了，那些已表示的立場依然有

效。」同時英國政府也馬上表示將與美國站在同一線上。

恰好在這時却有民主黨參院領袖斯斐德主張將東西柏林同時成為自由市，而英外長荷姆也曾表示支持。因此便引起謠言，共和黨參院領袖克森對曼斯斐德的主張，認為是甘迺迺政府對柏林政策有所改變的一種試探。然而魯斯克對此表示，那種主張完全是曼斯斐德個人的主張，完全與甘迺迺無涉。但是美國與北約盟國迄未正式提出對柏林問題的答覆，自然不免引起世人的猜測。不過，柏林問題是西方國家所不能放棄的重要前哨站，且由各國屢次的聲明來說，也無法輕易自食其言。柏林問題無疑的將為今年東西爭執的焦點，我們相信美國不致輕易改變其立場，否則北約的陣線不免全盤瓦解。

(五) 寮國與亞洲一般對策：寮國問題是維也納會議唯一有積極結論的一端，甘迺迺返國後的報告中，其惟一的希望就是十四國會議可能打開其僵局。現在十四國已在日內瓦復會了，寮國三方代表也會經有了交談。寮國問題雖然尚不免有許多周折，但似乎終能達到所謂「聯合政府」的一項目的。不過，就令寮國聯合政府而能組成，也只是美國自行下台的一種辦法，寮國的前途是極其可悲的。至於美國對亞洲一般的問題，或許行將作全盤的重新考慮。自詹森副總統分訪亞洲六國之後，業已提出許多新的保證，尤其對於越南的軍援似乎有更積極的措施。詹森甚至說，美國為亞洲盟邦的安全將不惜一戰，而甘迺迺返國後對於今後的做法，也表示應注意由希臘到越南一帶防線的特別重要性。所以今後美國對亞洲的政策已有轉趨積極的表徵。

(六) 古巴與拉丁美洲的對策：據說赫魔對古巴與拉丁美洲也並不關心的樣子，而對卡斯楚且給以刻毒的批評。已似乎表示蘇俄不願參與古巴與美國之爭，或者也正是赫魔的一種烟幕。可是美國

之於古巴，正如柏林之與蘇俄一樣，勢非割掉不可。但由於上次的失敗，美國自不能不格外小心，在形格勢禁之下，美國殆不敢輕易再有登陸之舉。因此，美國惟有設法使古巴陷於完全孤立的狀態，促其崩潰。美國要想達到此一目的，不能不與拉丁美洲國家採取共同行動，始能有濟。爲達到此一目的，美國已正式提議於七月十五日召開「美洲國家組織」會議，以期與有關各國協商一切。同時，除已撥出五億元援助拉丁美洲各國外，並派史蒂文生前往中南美各國訪問後，藉以鋪平道路。聞美國在「美洲國家組織」舉行會議時，即將提出下述三項辦法：

- (一) 建議拉丁美洲國家一致對古巴斷絕邦交；
- (二) 共同對古巴實行經濟封鎖；
- (三) 恢復西半球「政治防衛委員會」，以防止共產黨的滲透顛覆。

上述三者如果見諸施行，自不難使古巴陷於困厄，但美國能否取得拉丁美洲國家的多數支持，亦尚無絕對把握。

(七) 剛果與非洲問題：赫魔於談到哈瑪紹時，曾指出對剛果行動爲不公平，由此可以意味蘇俄對於剛果是不能放手的。而且赫魔說廣大的落後地區都將跟他們走，當然非洲必是蘇俄爭取的重要目標。美國對於剛果與非洲的對策，自艾森豪以來，便是利用聯合國出面進行，今後爲避免許多麻煩起見，其勢似仍將經由聯合國的途徑而開展其工作。此外，甘迺迪的和平工作團無疑的將在剛果與非洲方面去發揮功效。

(八) 對華政策問題：我們大家都知道，甘迺迪的對華政策原來含有某些幻想，他們認爲可能與匪共改善關係，但自華沙會談失敗後，他們業已逐漸轉入比較切實道路。最近因爲詹森訪華的結果，益使美國政府有了更切實良好的認識，詹森所給予我們的保證，雖

不含有新的意義，但至少足以澄清許多流言。我們相信甘迺迪自維也納鍛羽歸去之後，他對於詹森所給予的承諾，應該不會有什麼折扣。

但是正在中美關係日趨好轉的當中，却忽有美國有試圖與外蒙建交的舉動，這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據說美國此舉早在甘赫會談以前即已進行，其主要目的厥在希圖外蒙設立一個觀察站，以便對匪俄矛盾更能獲得直接的情報。但我們認爲這是美國天真的空想，利害得失，顯然未加精密的考慮。或許這種舉動乃是甘氏赴維也納以前早經擬定的，今既澈底明瞭蘇俄與匪共的矛盾不過是方法上的差別，則寄望於匪俄衝突的一項遠景，也應該予以揚棄了。總之，我們必須運用直接或間接的方法，以阻止美國此項冒險。

三 結 語

甘迺迪與赫魔的維也納會談，大家皆知其毫無積極的結果，可於在東西冷戰的過程上，却可能成爲一個極重要的里程碑。這次會議可能向兩個極端相反的方向走，而這兩個方向的發展，又要看甘迺迪的態度如何而定。如果甘迺迪打量過赫魯曉夫，認清其醜惡面貌之後，而在精神上自動投降，那麼，今後的美國作法必將益形外強而中乾，最後流於怯懦與虛弱，使赫魔得以肆無忌憚。反之，如果甘迺迪因此而能認清美國與自由世界的真正危機，腳踏實地，面對冷酷的事實，挺身而起，勇往直前，則我們相信美國今後應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新作風。所以，在美國的作風未完全表現以前，我們尚不能不對維也納會議作最後的評價。但是就甘迺迪返國後所發表的言論觀之，則似乎是向着後者進行，苟如是，則我們認爲這次會議是有益的。